

## 第一百三十一章 戶部之事（下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舒大學士的話說完之後，皇帝點了點頭，就算他心裏有些別的想法，也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再說什麼。因為去年為了範閑大鬧刑部的事情，朝廷將都察院左都禦史遠遠地發落到了江南路，所用的借口就是此人好大喜功，德行不佳。

天子金口說過的話，自然如今吞不回來了。隻不過當時，皇帝是要安撫範閑，如今皇帝卻是想借郭錚的奏章做些事情，被舒大學士這麼堵了回來，心裏不免自嘲地笑了，心想這算不算是自己挖的坑，自己往裏跳？

“不是還有位公公去了江南？”太子這時候跳出來顯示自己的愚蠢，啾啾笑著說道：“父親，雖然不能相信禦史郭錚的一麵之辭，但等那公公回來一說，就知道江南到底是怎麼回事了。”

此言看似穩妥持中，實際上卻有些陰壞，公公會怎麼誹壞範閑，還不是皇宮裏太後娘娘的一句話，太子對於這件事情是有信心的。

皇帝瞪了他一眼，冷聲說道：“太監的話怎麼能信？祖訓在此，你不要忘了！”

太子懦懦不敢再言，一旁服侍的姚公公沉默不語，麵色不變。

“等著薛清的奏章吧。”皇帝閉著眼，沉重地呼吸了一次。

禦書房內眾人紛紛點頭，心想堂堂一路總督說的話，自然要更加可信一些。

一直沒有表態的胡大學士這個時候終於開了口。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江南的事情暫放一放，若說真有這種事情，臣...實在是不敢相信，誠如先前二殿下所言，如果真有人私調國帑下江南謀利，真是跡近謀反，臣相信範尚書斷不是這等喪心病狂之人。不過既然江南路禦史與某些地方官員既然上了奏章，朝廷也不能不管不問，關於戶部的清查。確實應該開始進行，一來是要滿朝文武百官心頭服氣，二來也是要洗清範尚書所受到的這些指責。”

對於門下中書的這幾位大學士，慶國皇帝還是保持著表麵的尊敬，微微沉吟後點點頭，忽而自嘲笑道：“即便做出這種事情來，也算不得是喪心病狂...隻是朕有些好奇，諸位大臣想過沒有。究竟該怎麼查呢？”

雖是唇角泛著淡淡的自嘲笑容，但禦書房內眾人的心頭卻是無由一寒。聽出來了陛下確實對範尚書的意見很大，隻是眾人心中都不明白，一向深得聖寵的範府，為什麼突然會成為陛下不喜歡看到的地方？範建，究竟在哪裏得罪了陛下？

而皇帝最後問的那句話，也讓大臣們啞然一片。根本不知如何應對。

慶國朝廷，用來監察吏治的是兩個係統，一個是言官，便是那些挨慣了廷杖的都察院禦史們，一個係統當然是權柄無比之重的監察院。

都察院屬於預防貪腐機構，有風言奏事之權。所以先前江南路禦史郭錚才敢沒有絲毫實據的情況下，上奏參劾範閑私動國帑，縱下入庫，與商爭利。

而監察院則屬於事後的查緝機構，權力極大。經過陛下授權之後，可以對滿朝文武百官進行審訊。

在一般的情況。如果六部中哪部出現了問題，前去調查此事地當然就是監察院，三品以下官員他們都可以請去那個方正灰黑的建築裏喝茶，事情查到侍郎尚書一級，則會再次請旨要求特權，一級一級地查上去。

戶部有虧空，按道理，也應該是按這個方略辦。

問題是...

如今地監察院，上有院長，下有八處。那位不良於行、令百官驚懼的陳萍萍陳院長大人卻已經好幾年沒有親自辦案，最近一年更是基本上都呆在京外的陳園，不再視事。而如今在院長與八處之間，已經多了一個位置，一個十分強大而特殊的位置。

監察院提司範閑。

範閑如今已經擁有了整個監察院的調動權，除了人事任免之外，和陳萍萍的權力相差無幾。如果讓監察院去查戶部地虧空...

禦書房裏的大臣們紛紛大搖其頭，心想讓兒子去查老子，能查出問題來才叫見了鬼！這事情若是傳出去，隻怕北齊東夷和這天下的百姓，都會將這件事情當成慶國官場上最大的笑話來看待。

舒大學士苦笑著說道：“看來這次要讓監察院避嫌了，隻是一時間，臣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排清查戶部。”

他身旁的幾位老大臣連連點頭，既然要查戶部，就得認真的查一下，不論是想打倒範建，還是想洗清範建身上地疑點，都需要用認真的態度對待，而不能變成一場兒戲。

皇帝卻在此時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“為什麼不依舊年規矩？”

“這...”舒大學士連連叫苦，心想明明白白的事情，皇上你為什麼非要裝糊塗？猶豫片刻後，終還是鼓著勇氣說道：“陛下，小範大人畢竟是監察院的全權提司，如果讓監察院查戶部，這事情傳出去，恐怕影響不太好。”

“就讓監察院查。”皇帝冷冷說道：“同時吏部、刑部、大理寺派員襄助，你們再選一個領頭兒的出來總領此事，既然要查戶部虧空，哪是幾個人就能做成地事情。”

禦書房中大臣聽的明白，所謂派員襄助，其實隻是監視監察院罷了，隻是眾人真地不明白，既然陛下心裏已經確定了由吏部刑部加大理寺清查戶部，卻非要把監察院拖進這灘水裏麵。

至於總領清查戶部大臣的人選，眾大臣也在犯嘀咕。明知道這個差使會把範家和相關地官員得罪慘，卻也清楚，如果真能查出問題來，對於自己在天下的名聲則是重重地記了一筆，兩相權衡，最後還是沒有人敢冒險去接這個燙手山芋。

哪怕是範家敵對方的吏部尚書、二皇子，也都沉默著。

皇帝的心情看不出來，微笑著，目光在大臣和兒子的臉上緩緩拂過，最後落在了胡大學士的臉上。

胡大學士暗歎一聲。知道自己是躲不過這一難了，自己年初入京，被陛下提為門下中書行走的內閣大學士，雖有若幹年前的文名為保，這些年在各路的官聲為路，但在中樞之地卻沒有什麼明確的政績。陛下屬意自己，無非是自己入京尚短，沒有與各方勢力糾纏在一起。另一方麵

也是想自己借清查戶部一事，在朝中樹立起自己地權威來。

對於陛下的信任與重用。胡大學士是感激的，對於陛下讓自己去得罪範府爺倆，胡大學士是隱隱怨恨的。

便在這時，隻發一句又回覆了沉默的大皇子卻搶在胡大學士之前冷冷說道：“父親，兒臣願做這個得罪人的人。”

皇帝啞嘴一笑，擺擺手說道：“你...不行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大皇子皺眉說道：“兒臣敢以人頭擔保。絕對會公平查處，絕不會有所偏頗，請父親信兒臣之忠。”

皇帝的臉笑容漸斂，說道：“朕說了，你不行，那你就是不行。你乃禁軍大統領。卻去清查戶部，難道想開軍方幹政的例子！”

最後那句話，皇帝說地極為嚴厲。大皇子一悶，再也不好繼續反駁什麼，雖然皇帝一向喜歡他有一說一的性格。但今天既然扣了頂軍方幹政這麼重地帽子，他也隻好訥訥退了回去。

胡大學士離座請命：“臣。願總領清查戶部一事。”

皇帝點了點頭，又回身望著太子冷漠說道：“太子也去，跟著胡大學士學習學習，清查一事，由胡大學士領頭，你就做個跑腿的。”

“兒臣遵旨。”

太子麵色平靜，內心卻是喜不自禁，雖說名義上隻是個跑腿的，但往戶部衙門裏一坐，誰不懼自己這個東宮太子三分？所謂總領之人，除了胡大學士，原來還有自己的一份，太子有些高興，看來懸空廟之後，父皇對自己不冷不淡的態度，終於轉變了。

群臣諸子領命而去，禦書房回覆寧靜，皇帝表情冷峻地喝了口茶，起身離榻。

姚公公趕緊給他披了件風襖，看出來陛下的心情不大好，小意問道：“陛下，回殿休息？”

“不。”皇帝當前往禦書房外走了出去，說道：“去小樓。”

姚公公一怔，趕緊跟了上去，沒有說什麼，心裏卻是奇怪，最近這些天，陛下去小樓地次數是越來越多了。宮門之外，各自心頭不安的幾位朝中大臣們拱手告別，有得意地準備回去向黨羽宣布，陛下準備向戶部開刀了，有擔憂地準備回府思考一下怎樣應對日後的朝局，有糊塗地還在糊塗著，心想陛下的心思怎麼一日之間就轉了彎呢？

“小胡，去我府上喝兩杯。”舒蕪並不忌諱什麼，在宮門口拉著準備先一步離開的胡大學士，直接說道。

胡大學士此時正一腦門子官司，哪裏吃得進去酒，連連告饒：“老舒，沒見我今兒的運氣不錯？哪還有心思去聯詩作對。”

這二人性喜好文，又是文臣之首，陛下又不嚴禁大臣私下間地來往，所以交情相當好，年齡上雖然相差許多，卻是時常混在一處。

舒大學士作了個眼神，胡大學士心頭一動，便允了此議。

...

“聖心難測啊。”

舒蕪的府邸也在南城，以清幽聞名，並不如何闊大，不過此時兩位酒酣之人在亭下說話，也不需要擔心春風會將自己談論的犯忌話題吹出牆外，被旁人聽到。

舒蕪歎了口氣。說道：“你這差使隻怕有些難做，真是順了哥情失嫂意。”

這話裏將陛下比作了哥，將範家比作了嫂，不免有些不倫不類。胡大學士哈哈大笑說道：“什麼胡話？你又不姓胡，莫不是喝多了吧？”

“不是胡話。”舒蕪正色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你說你能怎麼做？看陛下地意思，是一定要查出戶部有點兒問題才善罷幹休，可是戶部如果真的出了問題，範尚書怎麼辦？”

“哪三隻小鳥兒？”舒蕪胡

須上滿是酒水，口齒不清問道。

“第一隻鳥當然就是戶部，是範尚書，清查戶部如果有力，範尚書無論如何也隻好自請辭官回鄉。”

“第二隻鳥是...首倡此事地長公主一係官員。”胡大學士苦笑著說道：“戶部事發，範建辭官，範閑如何肯善罷幹休？放心吧，陛下是絕對不會允許這件事情牽連到範閑的，範閑在事後依然會是監察院的提司。如此一來，監察院對長公主一係的官員自然會進行報複。而陛下這個時候，也不會再迫於宮中的壓力做一個調解者，而是會眼看著這一切發生，甚至會做出為了安撫範閑的姿態，被迫撤裁掉幾位大員。”

“宮中地壓力？”舒蕪歎息道：“為什麼陛下事後卻可以不在乎宮中的壓力？不再繼續做一個調停者？”

“道理很簡單，範尚書的去職，範閑的憤怒，陛下都可以推托到長公主一係官員的身上。而身為帝者，最重要地就是保持朝中百官間的平衡。範閑一方先損宰相，後損範尚書，陛下為了保持平衡，也要將對麵那拔人削去一大截。”

胡大學士繼續說道：“這個說辭。這種帝王之心，是說服宮中那位老人家最好地手段，一切...都是為了慶國不是？”

他微笑著，他自嘲笑著。

舒蕪繼續歎息著，問道：“那第三隻鳥是什麼？”

胡大學士似笑非笑地望著他：“第三隻鳥，自然就是我與老舒你了。”

舒蕪大驚，說道：“這又是何種說法？你領了此命，在我禦書房中所議都是稟公而論，範閑他又不是糊塗人，怎麼會對我們起怨懟之心？”

“你說的。正是我想說的。”胡大學士說道：“誰讓咱們今天在朝上透露出想拉範閑入閣的意思？陛下的既定方針早定，日後的朝局之中，你我乃是一方，範閑的監察院乃是一方，我們既然存了些別的心思，陛下自然要破了我們的心思。就算範閑不會因此事記恨我們，但他怎會不記恨這滿朝上書參劾範尚書的文官？此事一出，範閑必然會絕了走正經仕途地念頭。你我與他再也沒有同坐於門下中書的可能。”

“隻是猜忖之言罷了。”舒蕪失笑道：“即便聖心難測，也莫要想的如此複雜。”

胡大學士無奈歎息道：“說也是你要說。最後取笑，還是你取笑。這些話語足夠咱們兩人被砍十次腦袋，你可莫要酒後四處說去。”

“怎麼我也是位大學士。”舒蕪嘿嘿笑道：“隻是佐佐酒而已。”

忽然他麵色一怔，皺眉問道：“不對，你說的第一隻鳥不對，你得給我解釋清楚。為什麼陛下不想範尚書繼續打理戶部，為什麼要逼著範尚書自請辭官。”

胡大學士幽幽歎息道：“原因其實很簡單，就是因為陛下不願意每天還在朝上看著範尚書那張臉。”

兩位慶國朝廷文官的首領同時沉默了下來，在心裏歎息著，替範建不值，看來龍子這種生物。還是不要隨便抱養的好。

當兩位大學士在替戶部尚書範建抱屈之前，他們也曾經想過，是不是要趕緊把朝廷準備清查戶部一事通知範府，後來轉念一想，範府在宮中人脈眾多。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，便淡了這個心思。

確實。早在禦書房會議結束之後不久，稱病回府的範建就已經收到了風聲，知道明天地朝會之上，陛下就會正式對戶部展開調查。

但他並不怎麼擔心，那張肅正的臉早已沒有當年地風流氣息，隻是一味地冷靜從容著。

“不是一石三鳥之計，是一石四鳥。”範建微笑著，向對麵說道：“身為一名忠於陛下近三十年的臣子，我對陛下的敬佩一以貫之，從來沒有減弱過，今日之事，實在是...佩服啊佩服。”

無論人前人後，一朝提及皇帝陛下，範建總是斂眉寧神，敬服無二，今日書房之中這兩聲佩服...卻是說的老大不恭敬。

“第四隻鳥是什麼？”

範建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手掌，對著身前展開，屈起拇指，仿若是習自某處的絕妙掌法一般，四根手指堅強不屈地向天指著。

“第四隻鳥，是監察院。”

“陛下要看看自己一紙令下，是不是還能如以往那些年中，非常順意地指揮動監察院這個恐怖地機構，而不是像他擔憂之中那般，已經被範閑握在了手中。”

“閑兒的進步太快了。”範建想到遠在江南的兒子，歎息道：“如果陛下連監察院都指揮不動，那我範府一門手中的權力未免也太大了些。”

他的眉角忽然極為輕佻地挑了起來，笑咪咪說道：“而且陛下還想看看陳萍萍與我之間的真正關係到底是什麼。這麼多年來，陛下一直無比信任我與老子，你也清楚是為什麼，因為範閑入京之前，我與老子一向不對路，他要做地事情，我堅決不做，我要做的事情，他堅決反對。”

範建的神色黯淡了起來：“如今想起來，應該是我和陳萍萍都在懷疑對方，懷疑對方在很多年前的那件事情當中，是不是扮演了某個不光彩的角色。”

“但閑兒入了京。”他繼續輕聲解釋道：“我和陳萍萍之間地猜忌少了很多，而很自然地，陛下對我們的猜忌便多了起來。而最關鍵地是，閑兒如今越來越光彩，每當閑兒光彩一分，陛下想到當年的事，如今的景，看我就會更不順眼一分。”

“陛下吃醋了。”

“所以我要退了。”

戶部尚書範建最後下了結論。

但他馬上用一種如今已極難在他臉上見到的輕佻神色恥笑道：“不過...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一向沉默，善於演戲，但骨子裏，卻是很倔狠的一個人，他想讓我學林若甫自請辭官，免得大家撕破臉皮不好看...我卻偏偏不辭，反正皇帝總是要比臣子更在乎臉麵問題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